

陈永志 著

長 勤 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長 勤 集

陈永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勤集/陈永志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207-07795-0

I. 长...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3365号

责任编辑:李春兰 张 鸣
封面设计:李 梅

长勤集

Chang Qin ji

陈永志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795-0/I·1027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人生长勤 生命常青

接到陈永志老师的电话,说他的自选文集《长勤集》即将付梓,并命我作序,我深感惶恐。想到这是老师对我的殷殷情意,于是依稀往事一一浮现脑际,有些生活片断,经时间淘洗愈发清晰起来。

约半个世纪以前的1959年,我考入上海师院预科(即后来的上海师大附中),陈永志老师那时刚从华东师大毕业,担任我们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我这人开化较晚,老师的教导没怎么往心里去,今天想来,真后悔自己的冥顽不灵,但头脑中却烙下了当时老师上课的神态:双眉微蹙,目中灼灼的放出光来,时而挥动一下手臂以助语势,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讲解着课文。老师对议论文章的分析我印象尤深,让我感受到,严密的逻辑思维竟然也如此具有魅力。从此我爱上了语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永志老师是引领我进入文学殿堂的第一人。当时我想,像永志老师那样,以中文为终身职业,或当一名语文教师,应该是我的人生选择。毕业时,永志老师在纪念册上给我们题诗:“临别方忆相处时,万般忧喜难成诗。惟盼他日重相逢,直呼朋友不称师。”诗句真情流溢,我想不到在老师严肃不苟的外表下,会隐藏着如此炽热的情感。对我这样一个青年学子而言,这首诗,无异于一块人生界碑,一直矗立在我心头,难以忘怀。

光阴荏苒,再次见到老师,已是十多年后的70年代末了。我考进了永志老师的母校华东师大读研究生,求学期间,从刊物上读到了永志老师的力作《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已收入本文集)。老师对我说,文章从初成到发表整整经过了十多年。真是“十年磨一剑”啊!老师的毅力以及表现出来的学术品格,使在读研究生的我颇受触动。后来永志老师调到大学任教,论著接连问世,成为海内著名的现代文学学者、郭沫若研究专家,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我毕业后留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有机会接触永志老师敬重的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等前辈学者,经常能亲接馨咳,聆听教诲,便偶尔在老先生与永志老师之间传递

点近况或者信息。依靠华东师大这根纽带,与永志老师之间的关系又进了一层。

难道真如杜甫说的,“文章憎命达”?正当事业走向巅峰,可以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噩运陡然降临,老师患了难治之症,从此只能终日缠绵床榻,令学生十分痛心。多少年来,永志老师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身体折磨和内心煎熬,但他思想的齿轮仍在不断地运转,笔耕依然没有辍止。老师病后,我理应常去探视,但我生性疏懒,情感方面也比较迟钝,事情一多,就疏于问候;不过每次到老师府上,师生晤对,尽驱尘俗欲念和冗杂事务,请益学术和人生、社会等方面问题,便感到精神上无比充实和满足。永志老师行动不便,只能坐在床上说话,累了就在床头靠一会。我望着他端坐的上半身,在侃侃而谈的时候,表情是那么认真专注,思维是那么缜密敏捷,都一如过去的状态,常常会产生错觉,忘记了他是一个双腿几乎失去知觉不能动弹的病人。近年来,我参与了全国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工作,想到永志老师在中学执教近20年,我急切地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于是,我们谈话的重点自然而然地转向基础教育。永志老师肯定了新课改以学生发展为本、加强文学熏陶的教育理念,还进一步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出发,对我畅谈用文学作品“思想和道德的力量”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我从永志老师那里获取了精神支持,同时,也惊异于老师思想的天地居然如此广阔高远。

现在,一厚叠《长勤集》书稿放在我的面前,沉甸甸的——这是怎样一种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劳动的产物啊!它不仅是老师学术研究的沉淀和部分结晶,还承载了一份老师人生体验的悲壮和厚重。永志老师以自己的思想成果证明着,一个对社会和学术事业自觉承担起责任的人文知识分子,他的生命质量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同时还昭示人们,要做生活的强者,首先应该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走笔至此,在我脑海中映现的永志老师的身影,忽然叠印上了一个老渔翁的形象。老渔翁在海上与狂风恶浪搏斗了许多个日夜,立志钓到大鱼——其实他何尝不是在与自己的意志力较量,在向人类的生命极限挑战?当感到筋疲力尽时,他说:“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大哉斯言!当我们读到这本文集中那篇《我和死神对话》,以及那首令人神往的《病中自勉》诗,在心灵

受到震撼之余,定会感悟到,虽然老师不幸身陷生存的困境,但精神可以跃升到一个多高的境界啊!壮哉吾师!

悠悠五十载,弹指一挥间。如今,老师寿晋七秩,作为学生的我,也已年逾六旬。永志老师一生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我在他的学生中绝对不是最优秀的,只是一名有幸忝列门墙,却终未能登堂入室的弟子,无论在为人还是在学问方面,常觉辜负了老师的厚望。如今老师给了我认真阅读《长勤集》的机会,我仿佛是在翻阅一本人生的大书,精神上得以更加走近老师。这篇短文,岂敢称序,谨藉此对永志老师表达一个学生久存于心间,不过从未说出口的敬意。集名“长勤”,除了老师赋予它的含义之外,我想斗胆稍加附益:“长勤”者,“常青”也,老师的学术生命必将永葆青春!

方智范

二〇〇七年十月于华东师大

目 录

序言:人生长勤 生命常青 方智范(1)

第一辑 史 实 篇

- 《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 (3)
- 北岛利信:陈永志《〈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的
 介绍及译注(“介绍”部分) (6)
- 浅草社成立和离散的时间考辨 (9)
- 冯至:致陈永志(1988年1月26日) (13)
- 《天演论》跟《进化论与伦理学》对读札记 (16)
- 田汉对《名优之死》的修改 (22)
- 《巨炮之教训》写作的背景及动机 (26)
- 《女神之再生》与《炉中煤》的写作日期 (30)
- 《女神》校勘的版本及相关资料 (35)

第二辑 文 本 篇

- 鲁迅《湘灵歌》别解 (49)
- 谈谈对《家》局限性的批评 (53)
- 王独清诗歌之我见 (59)
- “力”是什么?它从哪里来?
 ——读《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札记 (61)
- 《梅花树下醉歌》疏证 (66)
- 《雪朝》义疏 (72)
- 《凤凰涅槃》校释 (77)

第三辑 方 法 篇

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	(103)
附言:如何进一步研究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	(121)
多侧面的统一	
——《女神》阅读与研究方法举隅	(123)
论“把人当成人”	
——重庆时期郭沫若一个重要观念的系统考察	(127)
《郭沫若思想整体观》引论	(145)

第四辑 观 念 篇

郭沫若英雄悲剧对我国古典英雄悲剧的继承与发展	(161)
附言:关于文学的持久性	(169)
论《女神》的人生哲学	(172)
人的发展:《浮士德》和《女神》	(181)
《女神》的持久魅力究竟在哪里?	(191)
一支美丽而忧伤的歌	
——《边城》的悲剧特色及持久意义	(202)
《献给人类的歌——蔡丽双诗文论稿》序	(209)
附言:我的文学观	(210)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前言	(214)

第五辑 情 谊 篇

我的母亲	(219)
引领我入文学之门的黄吟军老师	(223)
回忆吕荣春老师	(227)
记杨其精老师	(230)
恩师钱谷融先生	(234)
钱谷融:《郭沫若思想整体观》序	(241)
炳昆兄二三事	(245)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序	(253)
陈青生:《创造社记程·后记》	(254)
关于《〈女神〉校释》	(256)
《郭沫若传略》后记	(262)
《郭沫若思想整体观》后记	(264)
《灵魂溶于文学的一群——论浅草社沉钟社》后记	(269)
把握对象整体的可贵努力	
——读沈善增的《还吾庄子》	(271)
《情系俄罗斯》序	(273)
张添立:与陈永志老师的通信	(274)
友情——我的光明圣母	
——读《笔翰情——记我的同学陈永志》致振源	(277)
廖振源:笔翰情——记我的同学陈永志(节录)	(279)

第六辑 自述篇

习惯·兴趣·耐心·融入生活	
——我的读书与写作杂记	(291)
我和死神的对话	
——病中致友人书	(306)
诗九篇	(310)
一、站立黑龙江栈道	(310)
二、无题(二首)	(310)
三、灵魂向梦境飞翔	(311)
四、伫立在陈嘉庚先生陵前	(311)
五、寂寞	(312)
六、风筝	(313)
七、友情(三首)	(313)
八、旺旺的微笑	(315)
九、非新非旧篇(四首)	(316)
七十自述	(318)
编后记	(320)

第一辑 史实篇

《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①

对于我国杰出的作家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所反映的年代,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认为是反映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有认为是反映蒋介石统治时代的。然而都没有具体论证。去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的樊骏同志《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一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意见:小说“开始时”反映北洋军阀时期,“后面的情节”反映“国民党统治以后的事”。从语气看,樊骏提出这个意见不无犹豫,实际上他也没有确定的指明这两个时期在作品中的具体界限:“开始时”是指小说哪些部分?“后面的情节”又从小说的哪一章算起?

对《骆驼祥子》所反映的年代,提不出具体的、确定的、令人信服的意见,相当影响了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新的探索,以就正于各家。

据我的理解,《骆驼祥子》所反映的年代是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这四年。这个时间,是从小说的第二章算起的。就结构上说,小说的第一章是祥子悲剧的序幕,对祥子的出身、外貌、性格、思想作了简略的交代,从第二章开始,才是祥子悲剧的开端,才算真正展开了祥子的悲剧故事。

这一章一开始,就写北平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战争频繁,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然很突出。这大概是使不少评论者认为小说是反映北洋军阀统治年代的原因。其实,在我国现代史上,还有一个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期间,也是战乱迭起。这期间蒋介石不断与各派军阀作战,举其大者,一九二八年二月有蒋、桂、冯、阎对张作霖的战争,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了蒋桂战争,同年十二月有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一九三〇年四月开始又有蒋介石对冯、阎的持续半年多的中原大战。战祸遍及大半个中国。在考虑《骆驼祥子》所反映的年代时,绝不能把这期间的战争放在视野之外。

^① 本文刊载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祥子是在一次战争中开始他的悲剧的,如果我们具体分析祥子这次遭遇的细节,参照史实,对这些细节加以考察,那就不难发现这次战争并不是发生在北洋军阀时代。

祥子是什么时候被兵们抓去的呢?小说有明确的记述: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第二章第15页)^①

正是在“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祥子拉客出西直门去清华,在高亮桥附近被抓。

祥子到什么时候才拉了骆驼逃出来的呢?到了夏天。祥子拉回的是“三匹脱毛的骆驼”(第三章第31页)。骆驼脱毛,是在夏天。当祥子卖了骆驼,小病之后,进入北平,于高亮桥西边,他瞧见这样的景象:

河岸北的麦子已吐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一层灰土。(第四章第40页)

“麦子已吐了芒”,这是个准确的细节。这又告诉我们祥子逃回确是夏季。

关于这次战争,小说并没有详细的描写,但从作者的点染中,我们也不难窥见其大略。首先,“战争的消息与谣言”是在春天于北平盛传起来的,军队也同时开始抓夫、抓车,准备作战。其次,抓祥子的军队是打败仗的。祥子“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却”(第二章第20页),以后,在听到“远处有了炮声”、“炮声是由南边来的”(第二章第22页)时候,兵们溃逃了,祥子也乘此脱身。再次,小说对兵们溃逃的时间,有这样的交代:“已到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第二章第18页)。妙峰山,离北平城一百三十余里,山上有娘娘庙,又称碧霞元君祠,每年于五六月间开庙进香。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再次提到:“又到朝顶进香的时节,天气暴热起来。”(第二十四章第296页)足见兵们溃逃在夏季无疑。

根据小说关于战争的这些描写,以及关于祥子被抓与逃回的时间的交代,参照史实,我们认为祥子所遭遇的这次战争是蒋、桂、冯、阎联合对张作霖的战争,也就是国民党称为第二次北伐的。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国民党四中全会期间,作出了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二月十六日蒋介石

^① 本文关于《骆驼祥子》的引文,均用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的版本。据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所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版本,是较早而流传较广的本子。我用的是第六次重印本。

与冯玉祥在开封召开北伐军事会议。开始了蒋、桂、冯、阎对张作霖的联合作战。此时,恰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莫怪乎此时北平盛传“战争的消息与谣言”,莫怪乎此时张作霖的军队拼命抓夫、抓车,祥子也因而逃脱不了厄运。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蒋、冯、阎同时下达总攻击令,战场在山东,五月,国民党军队进至河北,五月三十日,张作霖下总退却命令,六月八日,晋军商震部进入北平。此时,又恰好“已到了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也差不多是“麦子吐了芒”的时候。

肯定了祥子所遭遇的这次战争是蒋、桂、冯、阎对张作霖的联合作战,也就肯定了祥子被张作霖军队抓去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即奉军准备迎击国民党第二次北伐之时,而其逃脱则在当年夏天,即奉军失败,退出北平之时。这样,祥子的悲剧就有了明确的起点,进一步搞清楚这悲剧故事的时间,也就容易了。小说单线结构的特点,作者对时间都有明确的交代,这些更便于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

祥子“十八岁”入城,先做“苦工”(第二十二章第276页),十九岁改行拉洋车,干了“整整三年”,至“二十二岁”买上车,时当“秋季”(第七章第79页),隔了“半岁”,就被抓。所以祥子被抓是他二十三岁那一年的春季,根据上面的叙述,这也就是一九二八年的春季,祥子的悲剧即以此为起点。为了说明祥子悲剧所经历的全部时间,只要把从这一年开始的祥子的行踪列述出来就完全清楚了。

二十三岁。春,被张作霖军队所抓;夏,逃脱,并回人和厂;秋,不愿在杨家拉包月,返回人和厂,被虎妞诱骗,后至曹先生家拉包月;冬,遭孙侦探敲诈勒索,积蓄一空,虎妞胁迫其结婚,并于刘四的寿筵上公开与祥子的关系。

二十四岁。春,与虎妞结婚,自购一车;夏,大病;秋,病愈后继续拉车,每日收入悉供虎妞享用,如此生活半年。

二十五岁。春,因虎妞难产身死而卖车,不敢接受小福子的爱情;夏,于夏家拉包月,不久即离开,仍拉散座;冬,得知小福子自杀,遂对生活绝望。

二十六岁。春,沦为低等车夫,沾染各种恶习;夏,出卖阮明;秋,以帮红白喜事为生,彻底堕落。

这个行踪是绝对可靠的,所有的时间,“春”、“夏”、“秋”、“冬”各季节,完全是小说明确写着的,丝毫没有我的推算。既然祥子二十三岁这一年的春天是一九二八年春天,那么。祥子二十六岁这一年,就是一九三一年了。我们从祥子的经历,确定了祥子悲剧故事的时间是从一九二八年

春至一九三一年秋。这也就是《骆驼祥子》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年代。

小说还有一些细节,也可以证明上述的结论。

“北京”这一名称始于公元一四〇三年明成祖朱棣之时,一直沿用至张作霖统治时期。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才改称北平,《骆驼祥子》均使用“北平”而不用“北京”这一名称,有力说明了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八年以后。

小说写曹先生被“侦缉队上”的孙侦探跟踪,是由于阮明把他的“关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话编辑了一下,到党部去告发”(第十二章第144页),这“党部”、“侦缉队”均是国民党的特产。北平市国民党党部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开始公开活动的,它能指挥“侦缉队”捕人,那当是更后一些的事了。

这两个细节虽不能提供祥子悲剧故事确切的起讫日期,但却能进一步证明这故事不是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而是发生在我们上面推断的时间里。

北畠利信:陈永志《〈骆驼祥子〉 反映的年代新证》的介绍及译注^①

(“介绍”部分)

在试译陈永志《〈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之前,笔者谨想作以下说明。

该论文刊载于1980年第五期《文学评论》。此外亦被列入吴怀斌·曾文灿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老舍研究资料(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3年)的老舍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之中。关于《骆驼祥子》所反映年代的考证,除了这篇论文之外,还有思齐的《〈骆驼祥子〉简论》(内蒙古师院《语言文学》1959年第一期)、梅阡的《谈〈骆驼祥子〉的改编》(《戏剧论丛》1957年第四辑)以及樊骏的《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文学评论》1979年第一期)等。思齐认为作品反映的年代是北洋军阀时期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夜,樊骏则提出作品开始部分反映的是

^① 此文原载日本水门的会所编《水门·17》(1992.2)后收入1999年出版的《中国关系论说资料·41》第二部分(增刊)。北畠利信于拙作译注之前特别写有一段文字曰“介绍”,说明译注的缘由,并对拙作加以评介。翻译并引用的即此“介绍”。

北洋军阀时期,但后面的情节却属国民党统治以后的年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有意待时机成熟后把这些观点跟本次介绍的陈永志论文一并来作比较研究。但因其非本文主旨,故在此不作深入探讨。

1986年春,在神戸市外国语大学长田夏树先生退休纪念晚会上,笔者在与日下恒夫先生的闲谈中被告知有陈永志先生的这么一篇论文。之后得之一读,只觉文章虽短,但内容却耐人寻味。不但冲击力强,而且令人折服。

然而,据笔者所知,陈先生这篇论文发表尽管已逾十载,研究界却几乎不见有何反响。似乎惟有日下恒夫先生在《老舍先生全集5》(学习研究社1981年出版)第438页解说文字中提到陈永志的观点。日下恒夫在该文中指出:“就这部作品的背景年代,历来有北洋军阀时代及蒋介石统治时代等多种说法,然而陈永志针对过去那些言之无据的提法对作品的背景年代进行了明确的考订。据其考证结果,作品背景年代为1928年的‘第二次北伐’至1931年的4年期间。此结论不可动摇。抓走祥子的军队即打了败仗的军阀部队”。

笔者以为,陈永志的这篇论文不但具有留存于识者记忆之中的价值,而且应该得到更为广泛的探讨。窃以为现实并非如此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 A. 对这篇论文有所不知。
- B. 虽然知道,但尚未读过。
- C. 读过此文,但文中论证让人信服而难以反驳。

D. 认为虽获得虚构的真实性,但略微偏离历史的真实,即便进行严密的历史考证也无甚意义。

对此问题,笔者站在C立场。原因有二。其一是不知除了陈永志说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具体论证;其二是无法进行颠覆陈永志观点的反证。笔者认为,这篇论文值得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从事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以及老舍研究的人一读。笔者由于不忍它被论文的洪水所淹没而斗胆予以译介。希望各方有识者对此论文提出高见或反论,尚希不吝赐教。

附 记

拙作《〈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发表后,在国内如泥牛入海,真想不到却在日本起了微澜。日下恒夫先生和北畠利信先生都是日本的著名汉学家。知道了他们对拙作的肯定,我真高兴有了“异国的知音”。

这篇论文值得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从事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以及老舍研究的人一读。笔者由于不忍它被论文的洪水所淹没而斗胆予以译介。希望各方有识者对此论文提出高见或反论。

北畠利信先生对拙作所说的这段话尤使我感动,它已超出了对拙作的译介,而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学术眼光与襟怀。

北畠利信的大作是我校的陈慧忠教授赴日本讲课时看到并为我带回的。引用的“介绍”部分,先由陈慧忠教授译出,后又请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武继平校核。谨向两位教授表示感谢。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六日